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五百
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六 一送

宋 神宗五十二

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四月丁卯遼主遣永州觀察使耶律景譽崇祿少卿韓誥其母遣懷德軍節度使耶律達廣州防禦使劉從祐來賀同天節 詔國子監屏內舍生陶臨出學初呂惠卿引臨為經義所檢討母病謁告歸省聞王安石召為相。狂道見之。安石還朝以聞。故屏之。既而御史蔡承禧復以為言。又詔殿三舉。上問安石何故取臨。安石曰。初不見其過。故取。今見其有罪。故絀。政當如此耳。日錄云。日。泗州側行至臨淮。謂余不知臨卿。更是何處。官方。 詔廣州為縣廢縣為鎮。即兼兵。或縣為戶。鎮千戶以上。委轉運司舉知縣監鎮官。餘非初廢並銓院選差。 戊辰。賜西京昭孝禪院戶絕田。仍免其稅役。 管轄東淤田。李孝寬言。乞候礬山水至。開四斗門。引水淤田。權罷漕運三二十日。從之。以礬山漲水頗濁。可用以淤故也。 癸酉。上批熙河路全乏錢糧。恐誤邊計。可速議經畫。遣建州團練推官杜常相度措置。增招弓箭手。欲以減戍兵。舒邊饋也。後又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六

詔與高遵裕裁減修造數。 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其走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安石為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言所利。翌日檢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為便。遂作此法。餘無所利。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弓箭手雖選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為強壯。則非却也。弓手乃選強壯於無方。所募皆得真強壯者。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 日錄。乃四月三日事。今日罷給田募役。始著之。二月二十一日。甲申。上庭老可考。王荆公安石嘗因以役害農而將予無所事。故率農人出錢募得予給役。則農後異業。而不相妨。行之數年。利公出到金陵。為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用其弟溫卿之言。使役錢休舊而擬請路開田募役。既而問田少。役人竟不能均齊。天下方患其法之不可行。而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甲毀乙。故壞新法。於是奉行溫卿之古。而依舊給錢募役。此條罷去。未詳錄。 恭議不知事實者。姑附此。以證其誤。 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初降指揮。蘇軾奏議。在元祐元年四月六日。王巖叟手報奏。在二年三月。未嘗并考。 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奉敕使李中師。權發遣開封府。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純。鎮雅州判文。手詔仲純。廉靜修潔好學。知分近。曾召對。可特遣官。故也。 日錄

十九日上言。與世居謀反者。醫人劉呈。嘗邀法王。卷差而坂。王見其多事。不計。又十嘉三。仲統言。此人多事。不宜在王府。已。上曰。古。既康靜好學。知分。王安石曰。以此知忠信。寡政之人。有補於世。上曰。良是。今附此。三月。四日。世居及有下獄。四月。二十一日。斷獄。太常禮院言。已尊禧祖。為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嚮之位。仍請自今。禘禘者。為定禮。詔恭依。丙子。岐王。顯復。奏乞賜外第。詔答不允。戊寅。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充。為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樞密使。上批充。父。參。機政。悉力職事。故有是命。提舉河北西路。雜使。糧草。全部。負外郎。呂嘉問。為檢正中書戶房公事。上批。照河路。見。關。錢。穀。而。特。作。調。管。糧。材。本。數。多。令。三。司。修。建。將。軍。京。師。造。作。又。權。罷。七。年。既。無。急。用。即。可。權。住。米。買。以。紓。邊。費。將。修。三。司。材。料。既。足。而。通。遠。軍。馬。翔。府。粟。歲。所。應。輸。納。木。猶。積。欠。五。十。餘。萬。中。書。請。盡。蠲。之。而。以。見。後。役。兵。繼。命。未。伐。從。之。詔。江。寧。府。昨。借。常。平。錢。米。修。農。田。水。利。如。限。滿。未。足。更。展。一。年。從。宰。相。王。安。石。請。也。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公。事。程。昉。言。乞。自。滹。沱。胡。蘆。兩。河。引。水。淤。溉。滹。沱。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地。萬。五。千。餘。頃。自。永。靜。軍。雙。陵。道。口。引。河。水。淤。溉。北。岸。曲。淀。等。村。瘠。地。萬。二。千。餘。頃。並。俟。明。年。興。工。從。之。正。月。二。十。五。日。可。考。河。渠。志。第。二。卷。滹。沱。河。本。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六

西山水。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然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郡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新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蘆。河。增。治。之。四。月。程。昉。言。請。引。水。淤。溉。南。岸。魏。公。等。鄉。瘠。地。凡。一。萬。五。千。頃。北。岸。曲。淀。等。村。瘠。地。凡。一。萬。二。千。頃。從。之。明。年。始。上。淤。田。之。勞。遂。張。逃。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張。通。為。大。理。寺。丞。自。是。水。利。日。興。而。民。受。其。賜。志。第。三。卷。又。云。八。年。四。月。程。昉。言。深。州。新。州。永。寧。軍。縣。令。任。從。檢。踏。滹。沱。河。南。岸。放。水。八。兩。陡。舊。河。淤。溉。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地。約。一。萬。五。千。餘。頃。乞。明。年。收。畢。二。麥。全。放。滹。沱。胡。蘆。兩。河。水。淤。溉。從。之。知。廣。信。軍。狄。詠。等。言。契。丹。移。新。水。內。城。村。兩。鋪。近。邊。欲。以。本。軍。張。瓜。村。新。河。口。兩。鋪。亦。移。近。邊。與。彼。相。直。詔。河。北。沿。邊。安。撫。司。遣。官。相。度。如。全。屬。南。地。即。如。所。請。知。雄。州。王。道。恭。言。北。界。改。移。鋪。屋。見。移。文。詰。問。未。敢。再。令。毀。折。詔。假。契。丹。防。守。人。馬。退。則。毀。折。環。慶。路。經。略。司。言。已。諭。著。部。因。請。貸。糧。各。於。寺。背。判。寨。名。選。為。三。等。籍。定。姓。名。從。之。詔。軍。頭。司。呈。試。武。藝。人。及。五。人。以。上。或。事。體。稍。重。並。取。首。差。官。監。試。司。農。寺。言。州。縣。百。姓。多。捨。施。典。賣。田。宅。與。寺。觀。假。託。官。貢。姓。名。欲。令。所。屬。榜。諭。聽。百。日。自。陳。改正。為。已。業。仍。依。薄。法。通。供。教。納。役。錢。從。之。命。新。知。代。州。周。永。清。代。張。誠。一。同。詳。緝。分。畫。地。界。上。以。承。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〇六

旨司及門官故留誠一也永清入對言疆境不可輕以予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國遺之留誠一為永清司及門官此條詳集六月二十八

日永清運代州舊紀亦書知代州則永清代張誠一議後事新紀削去

王安石為上言契丹大而無略則多隙可乘且并諸國及燕人為一四分

五裂之國也上曰中國兼燕秦楚越萬里之地古所以勝夷狄之國皆有

之能修政刑則契丹誠不足畏安石曰中國如大物要以大力操而運之爾又

論民兵安石曰既以民為兵則宜愛惜得其心如陛下前欲以義勇為募兵認

定牛驢即極非所以得民心事之安危或兆於此古人以民為貴不可不

察上雙然曰良是認定牛驢事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甲申是日四

月七日進呈此獲馬數樞密院欲存牧監又欲留監牧馬準備軍行負狀

中書比獲歲用三萬貫買監牧所主馬數足而歲可省官錢五十三萬貫

地利在民尚不計數凡牧監歲收馬二百餘匹無色額馬盡堪配軍亦止

二百餘匹而中書學盡無河買馬未及反十箇月此舊已增九十餘匹上

令中書施行而兵克固守以為監牧不當廢若夷狄旅拒馬不可買中國

如何得馬上曰雖如此牧馬亦不濟事祖宗時牧監但養大馬後來孳息

是非明白無可疑充曰向令認定驢牛中書便云接授今中書却要臨時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〇六

三

買驢以供負馱豈不接授安石曰無事時不問有無驢牛須令五戶或十

戶共認驢牛一頭不知此牛驢今誰作主且無驢牛之人須被配率出錢

此所以為接授今中書計算若遇要驢時用見今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

驢事定後更不收一錢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此養馬以待用可省七十萬

貫用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假令括買亦不為虧損百姓此所以易於

預認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馬皆主使豈可負馱也己見七年十二月甲申

法今終入上卷安石又為上言去年體量放稅東南倉庫為之一空非

計也此乃馮京故為此與蘇秦厚葬以明孝同意又進呈前借常平物與

轉運司修城墻之類安石曰臣謂宜愛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

費出上以為然乃令前降指揮勿行以度信煤運司農前降指揮當考閱

四月十八日安石又言放稅事可參照廣辰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司

言祁州名山縣發往秦州等處茶乞聽官場盡買不許商販詔商人就

官場買者聽之每馱納長引錢十指定州軍貨易著官副軍主李磨趨

角投三班借職本族巡檢自言招安蕃部有勞也河北東路轉運判官

呂溫卿言欲令造簿據曉諭民供通戶下自來漏帳田產更不坐罪積年

稅賦免追從之河北西路轉運司言北兵過界略真定府北寨橫巡節

級杜辛等上批此安撫司事也轉運司何預令具析以聞 權御史中丞
 鄧綰言奉詔有詳世居家書簡有與世居親密者案後收理本臺搜檢世
 居家書簡看詳各是尋常往還人數不少未敢一例收理詔於法有罪人
 即收坐罪又言李逢世居等起意皆因扶國議杖妄書以相搖惑伏詳編
 敕議書之禁雖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月坐無由發覺所以法令徒設人
 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傳說不以為怪乞下諸路曉告收傳國議丈
 書者立燒毀或首納入官官為焚棄過兩月許人告重賞之犯人處死詔
 遂編敕所立法以聞其後立法私有圖讖及私傳習者聽人告賞錢百十
 從之籍又言世居納匪人論兵挾議訪天文變異伺國家休咎出處架結
 累年于茲宗正不容教官無狀其罪不可不治又宗邸明有門禁而逢等
 出入自恣官門無歷案驗當正監門使臣之罪又言世居文字內有攻守
 圖術一部得於內臣張宗禮嘗勾當三節盜印官本遺之雖各會赦去官
 並乞持令案後收坐從之 壬午宣徽北院使張方平為中太一宮使方
 平以同天降稱慶禮畢欲求近京一郡乃有是除 詔所考京朝官班行
 選人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上等大理評事梁子野賜同進士出身二人
 循資並堂除中等四十七人堂除下等六十三人並與差遠并注官子野

水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六

四

適孫也 參知政事呂惠卿乞罷五日一赴講筵從之 湖南轉運司言
 潭衛邵道州江水溢壞官私廬舍 癸未知制誥權發遣三司使章傳為
 權三司使 知徐州司勳郎中魏孝先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孝先嘗得
 對其論馮京捷正之狀故王安石以為可用上亦謂孝先不可得朝廷士
 大夫用心如此者殊少翌日遂有此命孝先以中書提點五房公事上各
 卿中知徐州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戊午 權提點河北東路刑獄馬部
 負小郎范子淵復為同管勾外都水監丞都大提舉疏濬黃河進轉運副
 使陳知儉親也 知儉不知與子淵何托據卷誌知儉嘗坐言洛河非是李
 官更而方詳 上批河東馬軍多而馬不足坊廢牧閭人既未可頓減遂
 不給馬則一路全闕兵緩急小有邊事從何調發兼令計所授省錢糧不
 多可且仍舊初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以者次成邊餘留內地率
 十年一周照寧六年謀者謂官養馬費康食多死損始詔五路募義勇保
 甲養馬戶一疋歲免折變綠網錢六十五百戶額養二疋者聽開封府界
 毋過二千疋五路各毋過五千疋於是兵部請令河東養馬正軍五千疋
 義勇保甲五千疋共以萬疋為額時河東正軍有馬九千五百餘疋請罷
 支填以義勇保甲馬補其闕數候正軍馬不及五千疋然後以官馬支填

奏上詔中書樞密院比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固之大計不
當專為一時有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間養馬錢
元折變緣納錢十四千四百蓋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計其價當為錢十
四千四百也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不免抑配兼慮芻秣夫節或致損壞
又不善調習緩急何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足即異時須減乾糧馬軍正
數九千九百人又於見支分數為減三千九百四十足不惟人情不便緩
急邊防事宜何處取備若朝廷且令官軍民兵兩不廢弛訓練經久必有
可用但存諸軍分數馬外漸令民間情願養飼服習不須指定五千足數
於理似可與中書更問難往來中書大指以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
為錢二十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芻秣及儻衣糧錢為錢八萬餘緡且使
入中芻豆之家無所邀厚價計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
甲有馬則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上從樞密院議而有
是旨中書不能奪乃詔河東義勇保甲養馬令轉運司歲計所免折變沿
納實費錢以三司錢撥還河東馬軍聽依舊支填候教成義勇保甲別取
旨六年義勇保甲養馬借揮安見月日兵志八年兵部請河東騎軍五十
萬保甲五十萬正軍為額時河東正軍有九千五百餘足請罷給以義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六

勇保馬補其闕數俟他日正軍不及五十足然後以官馬給之奏上詔中
書樞密院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固之大計不當為一時者
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間養一馬總免折變緣納錢
六十五百計其折價當為錢十四千四百也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兼慮
芻秣夫節或不能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足即異時須減乾
糧馬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其見支分數為減三千九百四十足不惟
重擾於民邊防事宜何以取備與中書更問難久之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
勇保甲亦可取故將以者募卒寬河東一路也今又不令養馬則兵民無
騎民兵無騎則異時何以為用且月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萬騎按成之
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焉且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為錢二十
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芻秣及儻衣糧錢為錢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豆
之家無所邀厚利計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則
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若欲置存騎軍馬額即義勇保
甲養馬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義勇保甲精熟則馬軍別須旨上從
之乃詔河東義勇保甲所免折變緣納實費錢以三司錢償之河東馬軍
止仍舊俟教義勇保甲成別取旨自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勇至別取旨

本志並因目錄。目錄又同。比橫河來義勇保甲養馬。密院檢詳。故落三司
狀。妄作此橫數。要作義勇養馬。所省不多。上曰。密院兵房比橫得全不足。
然上欲且依舊令兵士養馬。安石曰。陛下欲訓習義勇保甲。合可用故將
以省募卒。寬河東一路也。今人不合保甲養馬。即民兵無馬。則其時
何以爲用。且用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萬騎。所養義勇保甲。與
募兵之費又不同。義勇保甲教成之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焉。不
知如何不令義勇保甲養馬。若欲且存騎兵馬額。即義勇保甲養馬所費。
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得義勇保甲精熟。即馬軍別取旨。上曰。封。
聖三年七月六日。故起于五六可方。權知開封府司錄參軍朱奕言。奉
詔在京先行錢。資下戶減萬緡已減百六十餘行依舊祇應。近有彩色等
十三行。願復納免行欲聽許從之。乃詔資下戶量減錢。毋得過半。既而上
批昨日依未交所請於已放免行錢萬緡。却令認納五千緡。再詳事理未
便。可再取旨。中書進呈。卒如奕所奏。賜蕃官溫勞羅延家絹五百羅延
官至侍禁。河州戰歿。當得二子恩。而無子。故賜之。甲甲。金部員外郎。檢
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兼提舉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師大姓。多止開
質庫市易。推兼并之初。似可見。方當更修法制。驅之。使就平理。上曰。均無

水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六

六

貧困甚。但此事難爾。安石曰。秦能兼六國。然不能制兼并。反爲寡婦。清菜
臺。蓋自秦以來。未嘗有推制兼并之術。以至今日。臣以爲苟能推制兼并
理財。則合與須與不患無財。臣嘗論康釀當稱事。政爲此也。後數日。吳安
持亂市易。上不許。安石曰。臣與嘉問親厚。非有他。但與議市易而已。然其
被誣。臣以親厚之故。已難爲之辨明。況臣女婿。恐有事。愈難爲言。已別選
人。上固不許。此據目錄二十八日事。實錄於甲甲中。舊太常博士。秘閣校
理。陳旌。兼監察御史。大理寺丞。蔡承禧。改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兼行。今
移入四月三日。削此不著。西京左藏庫副使王昭序。兼閤門通事。合人
昭序。自陳閤門守職五十三年老病。乞解點檢閤門簿書。并提點承文。持
遽之。權三司使。章惇。乞重定才司條例。及差占軍大將。窠在從之。賜度
僧牒五百。治保州東南緣邊陸地。爲水田。從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沈披。請
也。披又乞錢五萬緡。收息。酬覘事人。詔賜萬緡。熙河路經略司言。馬街
山後。欺當族蕃部。打波說。諭趙醇忠。及母妻等。來降。又誘兆州。邦令。首首
居岷州。城北。遂成蕃市。兼打波志。在劾順家。屬亦有爲。犯章殺害。乞補一
近下。班行。充邦令。巡檢。專管。勾邦令。一帶。蕃商。往來。詔補。打波。三班。差。使
邦令。巡檢。贈。邵州。團練。使。宗蓋。所。主。母。永和。縣。太。君。皇甫。氏。永嘉。郡。太。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〇六

夫人。以上批皇甫氏。可以宗璘母例。贈郡夫人故也。宗璘例當檢本紀。於甲中日書。新作未九層成。鎮天下。格實錄乃是閏四月壬寅。今從實錄。

丙戌。皇城使忠州刺史廣南西路鈐轄石鑑。為衛尉少卿。直昭文館。知宣州。鑑始換武職。至是自列願還文資。上以其有功優遷之。鑑先除廣南東

路鈐轄。十八月二日。未半歲。改西路。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初欲委鑑團結教閱諸洞保甲。以為朝廷差出。劉彝必忌之。故就命彝委鑑。既而

彝固不欲繼來。乃言鑑邑人。命鈐轄本路非便。天抵溪洞人。喜主事以勳朝廷取賞。上謂王安石曰。鑑不至此。然遣人誠好主事。安石曰。能主事。則亦

能預事。朝廷不知所以御之。則敢主事以取賞。朝廷知所以御之。使其遠難。則無所逃罪。何難則有以取賞。伺志其好主事也。於是上復從繼來

路。此月二十二日。繼來知改命而有是請。上從之。上與王安石論鑿事。乃此月十九日。復三日。從廣來。後三日。連有宜州之命。繼來還文資。猶稱廣

西路。則固未知復從廣來。其有是請。必以劉彝不繼繼故也。司農寺乞遣官同發運司裁減冗費。從之。上批提舉在內。修造所張茂則差出。張

若水在假。修完內城。可差見管勾宋用良。丁亥。著作佐郎張琬。同提舉荆湖北路常平等事。太原府兵曹參軍范建。為崇文院校書。琬建嘗從王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〇六

七

韶辟至是。詔言其材。召對命之。張琬。范建。罷著作佐郎。林旦。勾當進奉院。以知通進銀臺司。陳繹言。且先任臺官。坐言事不實。降黜。乞別與差遣

故也。五月十六日。王安石云云可考。都提舉市易司賈昌衡等言。金寶非衣食所資。但當禁其侈借。若有康壞。舊法致之以死。則論罪太重。恭以

厚賞。則為禁大密。今新教止坐。以銷為飾者。則舊法已刪。改其康壞。金銀蓋已無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遣金銀箔出賣。上批市易

粉拍金宜罷出賣。已成者聽於後。范作折換。上又批市例錢。元條無稅物。商人當納與否。舊舟棧入京城。典吏並錄為姦。丐取留難。而征算入官。十

錢三四。於是。有司請計所丐取數。減五六收之。以祿典吏。而典吏犯丐取百錢以上。皆坐配法。征算入官。十收其八。皆錄有稅物始收。至是。上疑無

稅物者。亦收市例錢。故以問中書也。賜熙河京鈔二十萬緡。河州十萬緡。又以江南東路折斛錢二十萬緡。賜河北西路轉運司。並充糶本。詔

杜常取熙河路經略安撫司。去年隨軍。著部兩庫。及恆助公使錢。給用石件。與高遵裕。密具當用。及當裁損數。以聞。以遵裕已權罷。永興等處。熙州

通達軍市易。且令經畧司。主之。及以去年市易茶場淨利。歸經畧司。如不可。即乞詔有司。據本路一年合用錢數。明支撥。封檢故也。戊子。內殿崇

班開門祇使高公繪高公紀並馬開門通事令人司農寺言提點京西南
 路刑獄張復禮定修許州鄧艾河不當詔都水監丞劉增相視以聞又乞
 借度僧牒三千紫衣數十許諸路手前承買酬折重難等第從之河北
 察訪使沈括曾孝寬上守城人數詔依孝寬所定令軍器監約防城分數
 器仗增倍計置已丑上批教閱法及賞罰格已面諭曾孝寬修改大意
 可付與令取旨別行審定差左藏庫使夏元象同詳定不知別審定何事
 此或興二月十六日五月九日傳聞相關更詳之上批斬馬刀局役人
 匠不少所造皆兵刃舊東西作坊未遷日有上禁軍數百人設舖守宿可
 差百人為兩舖以潛大為右分地守宿先是斬馬刀局有殺作頭監官者
 以其役苦又禁軍節級強被指射就後非其情願故不勝忿而作難王安
 石嘗與同列白上以為宜稍寬之至是僉為上言其事上以不可因此遽
 輟亦且了矣安石曰凡使人從事湏其情願乃可長久上曰若依市價即
 費錢多那得許錢給與安石曰錄康稱事所以來百工錄康稱事來之則
 無獲役之理且以天下之財給天下之用苟知所以理之何憂不足而於
 此新情若以京師在且太重則如信州等處錢極好匠極工向見所作器
 極精而間得在直至賤願執募者多何不下信州製造也此據日錄四月

水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六

十七日今附見安石前在相位時亦屢言此當檢用五月一日始置
 斬馬刀局恭本錄二章附此年五月十七日詔特免河州進士梅博等

九人將來文解以博等自陳收復已來未沾恩乞如熙州例故也詔妃
 嬪每三歲許奏乞同宗或異姓有服親合入差遣一次先是妃嬪陳乞無
 定法故立此制詔沙苑監隸羣牧司餘八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
 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十六
 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止堪給馬舖兩監牧歲費及所占
 牧地約牧租錢摠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得馬為錢三萬六
 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得不稱夫故廢之以牧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
 餘寄常平藉出息以給售馬之直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又并侍禁從云云
 吳冲卿恭于正等為樞密制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為樞密
 使以為不可元厚之為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止兵之
 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奉稱兩監歲費錢五十六萬所息之馬用三萬緡
 可買諸盡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用者悉送沙苑監
 其次給傳置其次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盡令轉運司輸每歲所省五十
 三萬緡於市易務為純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係水糧所費甚廉監馬送

沙苑止四十餘里。在通靈縣死者殆半。國馬重於此矣。時熙寧八年七月。此簿司馬先記開當考。兵志第六卷。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欲牧地與民而徵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息不償。乃詔元絳茶確。比校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止堪給郵傳。而兩監牧歲費。及所占地租。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餘緡。而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其九監馬三萬餘匹。償不更制。則日有死耗。於是詔以光監隸羣牧司。廢八監并兩監牧司。善馬分隸諸監。餘鬻之。收其租之以給市易茶本錢。餘鬻常平糶。取子錢以市馬。兵五十。以為廣國休養。精擇修完京城馬。初欲廢監牧。樞密院又彥博。其充。國事以為監牧不當廢。若免牧秣。馬不可買。則中國如何得馬。恐法不善。但當變法。王安石曰。向令劉航變法初。尺固知其無後効。非今而後可知也。密院云。人立法。牧養法月不得購。行之一年。乃費五十三萬緡。得三萬貫。今欲變法。恐復如劉航。且今所校利害。止公家費者而已。民之利害。尚不備言。如馬之害。彼田之廢。此乃民之利害也。上曰。雖如此。牧馬亦無補。於是平廢之。案廢監牧實。在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錄中書密院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六

卷一萬二千五百六
熙寧二年至五年。蓋以五年為數。比較耳。本志便於六年。係此事誤也。既言六年。卒廢監牧。據書七年。又廢鄂州。未平監。以其地賦民。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如東平故事。八年以廢監財。充中易本錢。以給然河歲打。十二月云云。序事大次如此。今不取。錄至三年七月六日。張赴寺云云。可考。詔北京澶定州封播種草。令三司月具。已有先闕數。以聞。上批代州見與北人分界。而水峪地一事。初未結絕。今韓頌奏。已定日於西陲。與蕭索梁穎相見。綠水峪地未了。恐不可隔越無序。可令休所降朝旨商量。候事畢日。遠還西去分畫。先是上批開河北河東上等戶。至今流移不絕。或緣與下戶同保。請常平錢。殺保內人。近因之食。多已逃散。懼將來獨於戶下催理。故一例遷避。宜令所在體量。以聞。時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諸路體量狀。進呈。惟磁州言。有上戶流移。多因災傷。嗣食。或為分房。減口。初不緣。把下戶。欠常平錢。殺保內人。安石遂白上。磁州言。上戶有逃移。亦恐未實。緣其奏稱。或為分房。減口。豈得請之逃移。不知當時誰為陛下言此。何不明示姓名。令彼分析。是何處有此事。上曰。忘記是誰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實。若有事實。即是州縣監司。各根究。蔽欺。若無事實。即如此。誣罔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達

永樂大典

聰則容長此輩適足自蔽耳上曰如吳中復即已施行安石曰兩制奪一
官何足以懲姦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
時也神宗憂民至矣而王去石所言乃如此固其裁之移去年十一月三
日上批附此庶易觀覽也其申復言官事在今年二月七日未本於七年
十一月三日削去墨本。答批云體量到並無流移條進上批。新本條存之
所謂進呈記即安石云云也。閏四月壬辰朔司農寺言提舉秦鳳等路
常平司狀涇原渭三州推行保甲法而民流移稍多欲至五月人戶歸業
以次排定上批故歲涇原災傷至甚宜俟今冬農隙編排提舉永興軍路
常平等事章染言郡延路去年災傷歲饑知延州趙高答流民以空營募
壯者築濬城壕自秋及春役二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人不乏食而城池
皆葺於舊詔獎之。癸巳權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祿行河倉法蓋欲革
絕私弊今聞却有以假借典質之類為名經隔月日方受財物者宜為防
禁詔行倉法人因職事以借便質當為名受財者皆實刑名論如倉法。
詔河北河東義勇保甲候教成令上番以代近邊巡檢戍兵從提舉義勇
保甲曾孝寬及司農寺兵部請也。未本以此并附三月十四日。今仍別出
之。司農寺言隸本寺錢物帳狀乞令屬官分路依三司判官點檢簽書

永樂大典卷高字五百六

十

置籍揭貼常見州縣收支見在之數其鈎考實罰約束依三司帳司法又
乞以諸鎮買糧酒稅人代尙前為鎮將並從之。詔五路義勇保甲每三
五州差在京有職事官一員兼提舉。知制誥沈括大名府澶恩州提點在
京倉草場沈希顏真定府深趙州開封府推官寒周輔邢洛相州中書檢
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定祁保州永寧安肅廣信順安軍檢正禮房公
事向宗儒瀛冀雄莫州保定軍曹仇絳隰州檢正吏房公事蒲宗孟濱
德博州度支判官楊景略滄霸州乾寧信安永靜軍都水監丞劉增潞澤
州威勝軍樞密院檢詳兵房文字劉奉世太原府忻州平定軍張脩嵐石
州大山寧化保德奇嵐軍檢詳刑房文字杜紘晉汾州直舍人院李定懷
衛磁州定免以戶部判官丁執禮代之各舉選人班行一員勾當公事聽
不以時差出或親巡乘中書樞密院具條約以聞初王安石請合義勇於
司農上曰司農事多如府界休常平違法尚檢察不及若兼兵部則力有
所不給須別置官故有是命。沈括自誌云朝廷新置民兵河北河東陝西
得助卒百萬謂之保甲河北三十餘萬先集詔於從官中擇二人分領擬
復周八杜國法使從官中領不以屬帥府歲一出按之括受命提舉河北
西路保甲此事附見當考。甲午龍圖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曾孝寬兼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〇六

判兵部判兵部順臨馬統並罷上既不欲令司農兼兵部王安石言人才
彼善於此則有之若判兵部馬統雖專必不如張瑄令判司農諺兼兵
部可也上曰馬統必不堪須議換易欲令沈括及李寬判兵部安石言沈
括士人而義勇侏甲獨臣初議令既判兵部即中書不豫此兵事固宜非
中書所知然陛下擇主判須得一敢與密院爭曲直者即不須令中書預
其事沈括使河北陰沮壞新法有所希合事甚眾若令主判恐義勇侏甲
法難立上曰此大事庸中密同管罷沈括可也安石曰言括士人不可親
近書是孔子難士人以為難士人然後蠻夷率服者士人所懷利害與人
主所圖利害不同人主計利害不審又為士人所蔽則多失計多失計此
蠻夷所以抗拒也天下事有疑而難明之處陛下意有偏而不悟之時以
偏而不悟之意決疑而難明之事而士人內懷姦利之心變成陛下失計
此危殆之道也上以為然稱括材能以為可惜安石曰如呂誨之徒必不
能贊感陛下如括者乃所謂可畏難者也陛下試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
而與括謀之括初必嘗試陛下若謂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為姦矣
果如此陛下豈得不畏難乎安石又言小人所懷利害與陛下所圖利害
不同不可不察如文彥博豈是奮不顧身以抗契丹者而實激怒陛下與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五百六

十一

契丹爭細故乃欲起事以抗熙河而已陛下安可與此輩謀事古國家之
利上遂不用括并能統及臨事以兵部委李寬 詔張瑄奏乞移河州軍
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緣急迫呼策應以省極遠糧草其餘熙河
路經略司連相度施行 又詔根究自置軍器監以來施行措置事有何
實効及有無失計置事及熙寧五年後開封府界逐縣保甲呈試武藝酬
獎以聞上言軍器監事不集且言非偏喜說軍器監政為事都不集王安
石曰陛下雖累宣諭軍器監事不集然未嘗根究請實欲根究施行次第
聞奏上乃令根究五月十七日上批比較軍器監書方 又詔判都水監
宋昌言具析妄塞管家口事初御史盛陶言汴河開兩口非便昌言言相
度遂塞管家口既而水勢不調屢開屢塞最後費六十萬工乃濟漕運論
者歸罪於閉管家口故也先是王安石欲令侯叔獻羅澣田變上疑叔獻
虛誕曰叔獻鄉論管家口以為萬世不易之口既而不然安石曰此非叔
獻虛誕蓋有作姦壞管家口者上令根究故昌言有是命安石初主不閉
汴口之議甚力為京獨不以為然安石罷相數月昌言等請權閉而侯叔
獻請勿閉既從叔獻請不閉其後卒使昌言閉之尋以汴水絕流更命程
昉開撥時七年十一月己亥也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安石復相叔獻因

借昌言附會為京變易安石在相府時所行事安石怒會汴水復絕流叔
 獻屢言由昌言塞管家口所致於是遣叔獻復通管家口昌言懼求出得
 知陝州。蓋管家口。宋昌言新舊傳自不同。司馬光記此事亦未全。王
 去石所錄。又不可全信。今考按實錄。前後所書。及昌言新傳。則如剛於。更
 須詳究乃可。神宗熙寧六年六月十二日。手札汴水數日。忽然大漲。落
 河中。地流。蓋下處。截有一二尺。故聞下流。公私舟楫。都不預知。放水時日。
 重。如首尾。減。則下。及一側。開折。損壞不少。後。火留滯。人情不安。可令。部水
 監。應。合。十。官。司。分。析。春。開。後。提。點。府。界。兵。審。禮。等。官。檢。視。舟。楫。初。無。損。壞
 者。六年十一月一日。手札。權。判。汴。口。監。范。子。奇。奏。乞。不。開。汴。口。發。運。司。未。
 乙。未。日。開。口。中。書。門。下。奏。故。令。未。開。蓋。權。度。中。中。書。御。批。不。開。口。可。與。不
 可。損。度。宜。速。呈。取。旨。詳。令。冬。不。開。汴。口。實。錄。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前。提。舉
 河。陰。軍。運。七。田。郎。中。王。堯。選。一。官。真。部。外。郎。句。當。東。西。排。岸。司。文。秀。等。
 減。應。勅。二。年。坑。等。以。部。水。監。保。明。不。開。汴。口。從。岸。無。虞。也。於是。為。京。口。昨
 正。岸。等。以。積。淤。致。隄。已。停。管。此。不。可。不。實。其。終。以。不。開。口。為。未。安。每。年
 鉅。減。損。錢。一。二。百。萬。然。自。汴。口。至。泗。州。用。兵。大。數。亦。不。少。若。苦。寒。一。久。凌
 排。大。積。如。何。施。工。呂。忠。恕。曰。若。晚。開。平。開。似。亦。為。便。上。曰。子。細。更。詳。與。林

宋樂大典卷萬二千五百六

問。若。歲。得。清。汴。即。為。萬。世。之。利。七。年。八。月。二。十。日。同。判。都。水。監。宋。昌。言。李
 士。之。丞。王。令。圖。言。汴。已。上。新。灘。秋。冬。之。交。必。稍。遲。管。乞。權。開。汴。口。使。水
 潤。增。修。堤。岸。牛。門。畢。再。相。度。同。判。都。水。監。侯。叔。獻。丞。劉。增。乞。不。開。汴。口。於
 孔。固。牛。門。下。權。作。截。河。堰。使。水。入。牛。門。候。修。堤。岸。畢。即。開。堰。詔。如。叔。獻。等
 所。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侍。御。史。知。雜。事。張。琥。言。侯。叔。獻。乞。不。開。汴。口。則
 築。橫。隄。并。置。稍。進。修。舊。牛。門。疏。洩。水。勢。還。河。為。一。深。冬。水。塞。牛。門。溢。水。衝
 溢。新。堰。大。則。都。城。可。虞。小。則。沿。汴。居。民。被。害。雖。省。一。二。十。萬。物。料。增。費。稍
 違。所。費。亦。自。不。少。乞。依。舊。開。塞。汴。口。不。報。七。年。十。一。月。五。日。上。批。汴。水。休
 前。阻。絕。可。差。程。材。火。急。前。去。開。撥。平。令。通。快。十。一。月。九。日。坊。出。被。害。相。度
 河。事。而。不。親。往。罰。銅。八。年。閏。四。月。三。日。詔。判。都。水。監。宋。昌。言。具。析。塞。管。家
 家。口。事。切。盛。陶。古。汴。河。開。兩。口。非。便。命。昌。言。相。度。遂。塞。管。家。口。既。而。水。勢
 不。填。塞。開。塞。最。後。費。六。十。萬。工。乃。濟。漕。運。論。者。歸。罪。於。開。管。家。口。也。六
 月。十。六。日。丙。午。判。都。水。監。李。立。之。丞。王。令。圖。主。簿。李。甫。言。當。公。事。陳。初。商。
 各。罰。銅。二。十。斤。立。之。上。知。陝。州。前。判。監。衛。尉。少。卿。知。陝。州。宋。昌。言。汴。口。官
 都。官。郎。中。王。堯。選。都。官。負。外。郎。顧。應。恭。左。藏。庫。副。使。劉。文。應。各。降。一。官。改。昌
 言。知。丹。州。並。坐。開。管。家。口。不。當。也。昌。言。附。傳。本。云。李。立。之。王。令。圖。開。管

家。不嘗。言與之爭不得。已罷。水如陝州。坐不以開。第一官如丹州。不本云。李止之。上令開。議開管家口。是時水不開。汴口。言古與之爭不能得。已罷。水如陝州。至那。坐前議。第一官。如丹州。五傳云。侯叔獻。議開管家口。冬。不開。汴口。言古。爭不能得。罷。如陝州。已而會。其費。至六十萬。復。既。秋。移。丹州。八。十四。月。二十八。日。日。錄。云。秋。令。侯。叔。獻。罷。洪。四。度。上。疑。叔。獻。虛。誕。向。論。管。家。口。以。為。萬。世。不。易。之。口。也。余。曰。非。叔。獻。虛。誕。有。自。來。作。者。侯。叔。獻。家。口。者。上。令。侯。叔。獻。開。四。月。三。日。日。錄。前。此。上。古。侯。叔。獻。虛。誕。以。管。家。口。為。萬。世。之。利。余。曰。管。家。口。誠。可。大。用。但。事。上。之。等。作。善。所。當。上。令。侯。叔。獻。至。是。侯。叔。獻。言。古。不。合。開。口。事。狀。甚。明。此。乃。為。京。使。其。如此。以。余。嘗。來。管。家。口。可。常。用。故。也。或。陶。因。京。水。漲。乃。云。汴。河。不。合。開。而。口。今。檢。到。水。層。方。是。時。汴。水。乃。減。四。寸。京。水。乃。添。六。尺。陶。又。言。當。溢。岸。初。會。是。或。乃。無。溢。岸。云。不。合。開。兩。口。乃。自。來。多。開。兩。口。上。曰。宋。昌。古。開。口。不。當。三。歲。九。八。次。開。開。汴。口。非。特。杜。費。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滯。綱。運。甚。衆。余。曰。陶。前。來。以。洪。河。故。兩。日。水。漲。事。關。預。政。舟。楫。甚。多。京。師。性。擾。及。勸。會。得。並。無。一。船。靠。後。及。此。八。度。開。開。口。勞。等。公。私。舟。楫。皆。不。通。乃。無。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却。走。諂。向。余。曰。向。來。臣。所。不。知。或。陶。即。有。劄。子。降。在。中。書。不。知。諂。向。而。近。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六

臣。如此。詔。問。聖。聽。全。行。法。否。臣。曰。臣。知。此。而。不。治。不。知。於。義。理。何。所。當。上。但。笑。六。月。十。六。日。錄。進。呈。開。管。家。口。官。余。請。以。汴。口。及。宋。昌。古。為。一。等。第一。官。李。止。之。等。為。一。等。續。綱。上。曰。却。是。劉。增。說。此。事。余。曰。誠。如。此。兼。增。前。所。管。家。口。有。功。故。以。功。先。此。一。罰。上。曰。好。更。令。勸。會。侯。叔。獻。勞。績。取。青。叔。獻。乃。與。增。同。故。得。管。家。口。者。也。上。又。令。李。止。之。與。群。臣。古。昌。古。事。文。指。去。相。度。道。更。重。余。曰。見。上。疏。言。昌。古。明。說。得。執。政。者。指。頭。要。開。疏。辱。爭。不。得。上。曰。既。如。此。不。來。乃。依。違。何。名。守。官。余。曰。此。所。以。被。與。宋。昌。古。同。罰。然。昌。古。誠。當。更。重。上。乃。令。與。昌。古。一。罪。余。曰。李。止。之。却。令。管。昌。古。如。陝。府。上。曰。好。司。馬。先。記。開。云。祖。宗。以。來。汴。口。年。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下。常。其。處。於。春。首。發。數。州。大。治。之。應。齊。且。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與。人。役。以。為。己。利。耳。今。管。家。口。在。孤。柏。橋。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之。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為。補。梁。於。下。流。以。益。之。大。則。開。諸。牛。門。以。泄。之。今。尚。古。其。議。而。從。之。權。拜。臣。權。三。司。列。官。後。數。載。介。商。出。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是。懼。朝廷。命。列。部。水。監。少。所。宋。昌。古。往。視。之。昌。古。曰。政府。請。悉。管。家。口。獨。留。補。梁。韓。子。華。昌。古。有。言。計。之。時。豈。不。依。故。蘇。適。在。外。不。預。議。昌。古。至。汴。口。陳。州。提。舉。汴。口。官。王。琬。等。

二口水勢。坑等報言。管家口水三分。補渠水七分。呂吉遂奏管家口。朝廷從之。叔獻未與呂吉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詣呂吉。附會韓呂奏管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此府所行事。介甫怒。呂吉懼。求出。得知陝州。管家口。八年夏。河首新。下水絕。叔獻屢上言。由呂吉奏管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水既通流。於是呂吉及王坑。各降一官。呂吉仍徙知丹州。都水監。亦不罪也。按七年七月十六日。分命輔臣祈雨。二十七日。又祈雨。八月十一日。又以久旱祈雨。九月一日。乃雨。記開稱。汴水大漲。恐不然。當是夜。排衙。蓋從。年。月。日。甲午。呂吉等又奏。閏四月三日。中。上謂輔臣曰。蕭禧才去。便無人論北事。須是大家側。但憂邊。王安石曰。此乃臣朝夕所願望於陛下者。君倡臣和。若陛下不倡。臣何由自效。又論及邊。羅以爲得一。小官肯側。但任事者便可委。王安石曰。去年呂嘉問計置河北邊。羅李直躬。即有論奏。呂嘉問又有分析。此兩人宜有一人不直。不知陛下後來。當與不曾行法。韓絳言。臣不記得如何行遣。呂惠卿曰。已進呈。王安石曰。如此等事。曲直不分。功罪不明。此大臣所以莫肯側。但如何得小臣乃肯側。

但。又議契丹事。王安石曰。卑而驕之。乃是欲致其來。如傳聞契丹甚畏我討伐。若彼變其常態。單辭以交我。不知我所以遇之將如何。陛下雖未欲陵之。邊臣必爭獻使侮之計。今彼不然。故我不敢易彼。由此觀之。我不可示彼以憚事之形。示以憚事之形。乃所以速寇也。上曰。彼必不肯已。則如何。安石曰。譬如強盜在門。若不顧惜家貨。則當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則但當抵敵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無足畏者。臣所畏者。契丹作難。則宜有受陛下委付與之抗者。方其與抗之時。乃有人獻異議於中。陛下不能無惑。因從中撓其機事。則安危成敗。深有所憂。何則。千鈞之重。加鍊兩而移。兩敵相對。是爭千鈞之重之時。陛下從中著力撓之。則非特加鍊兩之力而已。此乃臣所甚畏也。若臨事無此。則自有人爲陛下任此責者。乙未。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陳升之罷。爲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通。乙未。大教列街曹僧下。出入如二府儀。先是升之以足疾。詔免前殿起居。郊祀許不預。累求罷。於是得請。知桂州劉彝言。廣源州劉紀。帥鄉兵三千。侵略邕州。歸化州。儂智會率其子進。遂戰有功。詔給智會俸錢。授進安西頭供奉官。仍令經略司選差使臣。募峒丁於近便處。劉寨以爲聲援。日給口食。如遇賊。每生擒一人。獲一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五〇六

首級依見行賞格外更支絹十匹。初彝奏曰：智會能斷絕交趾買夷馬路，為邕州藩障，劉紀忠其隔絕買馬路，故與之戰。又曰：智會亦不可保，使其兩相對互有勝負，皆朝廷之利。上曰：彝既言智會能絕交趾買馬之路，為我藩障，而又以為勝負皆朝廷之利，何也？且人既歸順，為賊所攻，而兩任其勝敗，則附我者不為用，叛我者得志，可謂措置乖方矣。王安石曰：誠如聖諭，縱智會向化未純，尤宜因此結納，以堅其內附。且乾德幼弱，若劉紀既破智會，乘勝并交趾，必為中國之患。宜於此時，勸智會以牽制劉紀，使不暇謀交趾，乃中國之利。上以為然，故有是命。是日上又論王猛曰：符堅亦英明，然一舉事遂顛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殺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見疑而不知，乃所以深託垂於符堅也。上曰：猛可謂忠矣。安石曰：如此為忠，何補時事？人臣要當以道開發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計成事，及其不察，豈特辱身亦以危國？此君子所以不貴。詔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同外都水監丞程昉、廢罷河北等馬監以聞。廢罷七教北相度字史檢到本十六日罷太原等監七年二月廢米平監。詔民戶馬死舊不納官廩，並報官直納皮筋從軍器監請也。提舉淤田司言：去年淤田五十六百餘頃，詔提舉官減三年磨勘，特作監官修三司畢工。

永樂大典卷二萬五千五百六

十五

詔判監官監修使臣各減二年磨勘，兵匠吏人賜銀絹有差。志有知河州鮮于師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頃為屯田從之。詔以榮州團練使趙思忠為秦州鈐轄，不釐職，依熙州例供給存卹，教其諸子以中國文字。思忠七年十二月四日也。為秦州。不應再除。或去年實為熙州。今乃改為秦州也。其詳具注七年十二月四日。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盡見得人情，賞罰當其實，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縱不盡見，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見得盡，即盡赴功，見得少，即少赴功，見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見，即無赴功者矣。候今見得盡，若不隨以賞罰，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諭宣王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呂惠卿曰：宣王時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時，方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則我友敬矣。謔言其與善人君子，方念亂不暇，至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則豈復有自盡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後不同如此。用心當與差故也。上曰：宣王猶能終於考牧，後世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則非張仲在內，吉甫無以成其功。詩稱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則宣王之德薄於先王，亦可知矣。丙申樞密使吳克恭厚被制置使提舉修軍馬教。真定府路安撫司言：禁山地若逐去居人，愈難防守。乞置北寨主簿及嘉祐鎮巡檢，差大使臣從之。先是

沈括言。緣邊禁地內居民漸多。無緣與察姦偽。已禁人居上下。其議安撫司相度而有是請。知沅州謝麟言。招納溪蠻古誠等州峒二十三戶二千七百一十九丁九千四百九十六。願歲輸課米。詔補知州楊光富右班殿直楊昌進等五人三班奉職。又詔雄州移牒涿州。沈括回謝。不可以審行商議。為名。先是契丹欲改括使名為審行商議。涿州已再牒雄州。又同日牒。稱括赴五月二十三日入見。上與輔臣謀之。王安石言。彼誠有爭心。則必不肯令括過界。候改得審行商議指揮。乃令括過界。今日牒令過界。即其事非堅可知。故若彼要括商議。但答云。受旨回謝。不合預商議。然南朝本自不欲爭小故。務存大體。所以不較曲直。割地與北朝。今北朝却要審行商議。必是顧信義。不欲無名受地。但請遣沈使盡齋合照。證文字來南朝。理辨曲直。庶早得了當。緣契丹習見朝廷。憚其沈使。故每言難免往復。今明許其來。來有何傷。上以馬然。詔雄州牒涿州。如安石言。既而候令遣呈牒本。謂安石彼若果遣沈使來。當如何。安石曰。彼以我為憚。其泛使。今示以無所憚。彼或不遣。示以憚。遣則其來決矣。沈使於我何苦而憚其來也。上曰。來此。懼塞不去。如何。安石曰。鄉者蕭禧來。陛下兩開天章閣議事。又遣使就商量地界。乃所以畏其懼塞。今若復遣沈使來。待彼

宋史卷之五百六

十六

說一句。即答一句。若不說。即勿語。或不肯去。即厚加館餼。即次牒報契丹。彼亦無所發怒。何由便至交兵。然邊探屢云。契丹欲傳國與耶律濟濟。好殺不更事。恐為其國干實。蹈利之臣所誘。或妄生邊隙。不可不戒。宜早為之備。上曰。善。今只依前牒。指揮安石曰。前指揮雄州。未得發牒。今令休前指揮。緣雄州機事。從來不密。傳聞契丹。或有以窺我。謂宜少變前指揮。使不測所以。止任前牒之意。乃改云。候沈括過界。數日。即牒過。前日。撤回涿州。牒不可止。留再議。乃問四月十日也。是日。安石在病告。八日。方進。且。此據日錄。沈括有已。行入國。奉請。并別錄。載使事。前詳。當參考。則。今附注。此四月三日甲子。括等奉。東沿邊處置。邊事。與今。東事。終。相。妨。事。已詳。前。指揮。等。四。項。且。等。人。有。合。奉。東。朝。言。事。件。具。下。項。一。河。東。察。訪。使。事。水。之。未。回。并。河。東。河。北。東。東。沿。邊。官。司。或。有。越。直。違。事。內。有。與。今。來。朝。廷。違。在。等。江。波。及。是。官。辦。撥。地。界。意。理。不。同。却。致。事。射。相。妨。別。立。事。欲。乞。賜。許。酌。指。揮。一。今。來。所。理。會。地。界。圖。子。想。到。北。朝。尚。有。不。就。地。形。界。至。與。臣。等。理。會。欲。乞。出。示。圖。子。指。說。一。自。等。到。北。外。或。有。事。節。可。以。對。戎。士。當。面。理。會。未。審。許。與。不。許。一。北。朝。或。別。有。商。量。整。欲。再。差。泛。使。及。欲。與。臣。等。同。來。赴。關。未。審。許。與。不。許。四。月。二十。日。辛。巳。又。奉。中。明。於。牒。北。界。開。邊。蕭。禧。

審別內。添入承字數。抽在院卷。錄館伴所中。尋備錄第三次聖旨劄子。
請蕭禧天而分位翻譯。後却要進邊。為閣中使在別驛。請蕭禧曾朝辭儀館
伴使到。尋已下旨。守候國信使曾儀。其蕭禧只於廳上將執立地。要遣人
請決。不肯下旨。曾儀。直至三更二點。却索歸位。至次日亦是坐班。承旨曾
朝辭儀問蒙朝廷降到聖旨劄子。已差沈括等充國信使往北朝。而陳分
直地界事理。承蕭禧別無商量。如要朝辭。即取索榜子。或欲且留即豐厚
詐待。陳與禧。方如下榜子。乞朝辭中閣。本院檢會前兩次所降。并今來文
字。蕭禧雖各當時分位翻譯抄錄。慮迴歸不盡聞達。及蕭禧費迴圖書。中
雖已略述大指。又慮北朝不知得本朝邊地。承恩用照地界文字。及
蕭索等詐來自任留滯。并蕭禧在此。遂次降去聖旨文字。不肯承充朝辭。
因欲欲令沈括等。將朝廷數次別與館伴所文字等事。候到北朝。備錄與
館伴所一一聞達。右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卷別與沈括等。今進邊次
文字共三道。別沈博讀等。改四日繳納樞密院。熙寧八年四月十三日。右
中書樞密院劄子。令沈括等。將朝廷數次別與館伴所文字等事。候到
北朝。備錄與館伴所。一一聞達。臣等有詳第四。次聖旨劄子。內一節。稱蕭
禧次日亦是坐班。承旨曾朝辭儀問。蒙朝廷降到聖旨劄子。已差沈括等

充國信使到往北朝。而陳分直地界事理。令蕭禧別無商量。如要朝辭。即
取索榜子。或欲且留。即豐厚館伴待陳與禧。方如下榜子。乞朝辭。詳此語勢。
是蕭禧為見朝廷已令臣等往北朝。而陳分直地界事理。更不與禧商量。
方始朝辭。臣等到彼。恐北人須就臣等。別要分直地界文字。臣等雖再三
開陳。錄陳去劄子內。都不見次日。因蕭禧不肯承當。第三次聖旨。乃令臣
等往彼。而陳後來又不見。因蕭禧已受了文字。却改差臣等作回謝之意。
北人必望執陳內文意。至時舉以口中。兼陳涿州文字內。亦只言蕭禧已
回。改差臣等充回謝使。亦不說為蕭禧已受了。擬撥地界聖旨文字。說
別無商量。方始改差之意。臣等欲乞於上件繳奉劄子內。亦是字下添入
要進邊上件聖旨劄子九字。於方始字下添入。受了聖旨四字。所貴文理
完備。貼黃。臣等近曾思慮北人。若言語禮意恭順。即體事已足。當恐因
陳與館伴。却有酬答。引起端緒。牽連。理會不已。臣等累曾開陳。今蒙伴指
揮。令備錄陳與史。不敢再三奏請。其劄子內。却不說次日。須互退回。第三
次聖旨。便言令臣等往彼。而陳。錄蕭禧為見朝廷。已差臣等往彼。而陳。遂
便起發。疑起發。即改作回謝。乃似誘誘令去。深慮北人別主詞說。今來既
是陳與。欲望許休前項奏陳。添入蕭禧不肯承當。第三次聖旨。乃令臣等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〇六

往彼面議。後來蕭禧已承受了聖旨。乃改臣等作回謝。如此則文意方充。遣使之右亦正。伏乞詳察指揮。又北人若有上項詞說。臣等雖子細托與當初為蕭禧不肯承文。第三次聖旨乃是某官等來北朝商量。後來蕭禧已受却聖旨。更無可商量。遂改臣等作回謝。緣今來謀去則于內。却未有如此意度。竊慮北人只憑文字。不肯信臣等口說。聖旨蕭禧已收了第三次聖旨。只是未朝鮮。朝廷更差臣等往彼面議分畫地界事理。即顯是第三次聖旨外。別有分畫地界文字。若不請命意完。恐須堅有求索。今來臣等已是在路。無由面奏于細。須至再曰。委由教陳。伏望聖慈。深賜詳酌。特降指揮。閏四月七日戊戌。又奉乞特四月二十九日辛卯。定院劄內一節。分明剴與雄州。令回牒北界事。檢會近準北界涿州。歸西陞寨。恭卷山天池子一帶。尚有占據。及古無可商議。緣久來並係當界地分。元初被南界時引數十兵衆。往來占奪。若走此起不再商量。定奪了當。已後終須難吃往後。即日却稱改差沈括等充回謝國信使到。必慮相次到關。則有推故。不肯商議。轉致延延。仰燕京留守司。指揮涿州。責牒雄州。按連間道。指揮已差定國信使到。候到關日。準前聖旨。審行商議。其北界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兩次移牒雄州。催促國報。其二十九日牒內。仍

宋樂大典卷萬二千五百六

稱本來牒到國信使到。今月二十一日。到北京。公文內。依前括充回謝國信使到。臣等雖準四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來聖旨。令沈括等如北朝。說及黃老山等處地界。未係辨指。更委商量。別答以南朝本為二國通好。干澤不致以種場細故。有傷事體。故有此分畫。若北朝猶以為言。決是不欲無名受地。須歸理道。如此亦甚好。然果若未回謝。其它商量。斷不敢與聞。但請北朝別差橫使。仍直責着實文據。往而辨。逐一說會。所貴速得了當。臣等詳認北界界行公文。必定須要見雄州回報如何。方合臣等過界。今有下項短見。謹具奏聞如後。一若雄州不與回報。或雖有回報。內稱只是回謝。更無可商量。即恐北人承肯令臣等休例過界。臣等必直在雄州等候。萬一過留。大改日久。至時須有處置。若令只在邊上同候。又緣年無期程。下面如何收結。却回關。將來如何了當。預有定論。恐日復一日。漸成證據。難為回改。一若回報北界云。已合臣等商議。又緣疆界已定。要無可商量。既言商議。北人必須要果決言語。臣等若執舊說。則北人必云聖旨令來商量。臣等却只執舊說。即是與聖旨不同。若只以今來聖旨問答。又恐疑是臣等推託。遷延之語。亦不依應得商議二字。必謂臣等藏情。思有以為已功。必致多方邀索。右謹具如前。臣等看詳代州地界。若只依蕭禧帶去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五〇六

文字下可移改。則恐更難合審行商議。若不與回牒。或古更無商量。又恐不納使人。今來涿州探報準北朝聖旨。恐於事理涵著回報。除朝廷別有處置。自聽朝旨外。若只依前樣帶去事理。故已將四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內。但請北朝別遣橫文。仍查責着實文據。生而朝理會。所責速得了當。一詳分明劄與雄州。令回報北界。亦恐無妨。雖然所定聖旨。公且等知北朝說。及黃卷大山寺處地界。亦係糾推。更要商量。方今抗與上項古語。緣今來北界。十月內三次。謀未理會。日後只有更深。必無不說及之理。備如臣等過界方說。即與先謀去事理無異。但免致界首邊界往後。在下面不見回改。即恐愈傷事體。費力收合。伏望朝廷看賜詳酌。平降情押帖。其臣等今來有此短見。蓋為到邊上所過事理。正與本職相關。須令委曲。陳述奏請。伏望朝廷詳察。又臣等達到雄州。林訪得北人之馬界口。鋪之類。多般立事。雖未必實。故作過。為慮曠日持久。事緒轉多。彼此收攝不得。別致中執。伏乞早察事機。深賜詳處。又北人遞次來謀雄州。各即時未聞。臣等恐因近降到朝旨文字。指訂會臣等者。詳若事理全備。即更且速地回報。予候臣等北狀回。降朝旨施行。乞早賜指揮。按推等此奏。則元差括等報聘。令往北朝而陳分畫地界事理。蓋本朝以回謝為名。及蕭橋解。乃改稱

永樂大典卷之二十五百六

十九

回謝。不知初以何在入街。實錄於三月二十一日。癸丑。即云差沈括回謝。似非事實。今不敢便憑括等奏請別修。姑附注此。更酒方詳。劉錫人黃榜。益戒云。地界未了。侍請館使。必須到帶得南朝聖旨來北。起頭要了當。今是聖旨空問。不可隱藏。況前來文字。盡言差來審行商議。兼令將帶照燈文字來北朝理辦。今來必須帶得照燈文字來。括答云。南朝元差審行商議。後來改作回謝。原有公文關報。北朝照燈文字元差承受。得後來改回謝。後來朝廷却查取去也。其詳具注在六月二十二日。壬子。又詔三司。具奏置熙河路買馬場。以前買馬錢物。歲支若干。於何官司出辦。自用茶博買。後如何封樁。中中書取旨。後不見如何指揮。上批。河東近多劫賊。動成羣衆。可專令經略察訪司。精加體重。都同巡檢。內有疲懦。不得力者。送於監當人內選擇。權對換勾當。訖。以聞。此據御史集。知鄧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知潤州。前遭父喪。不果赴。丁酉。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司馬。充提舉崇福官。詔試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官。餘循資堂。除差遣充試。其京朝官。即此類推。思。戊戌。知岷州張守約。言蕃部納土。當給茶錢。臣為其之食。以奉代給。宜受專報之罪。詔釋之。已矣。上批。聞趙州修城。後兵病者已六百六十餘人。外方難得醫藥。雖董

役有存卹備至而實無補死者可遣內侍賜夏藥及令翰林差醫官來驛
 往彼診治賜持支錢有差又批廣南東路以瘴癘近年數失監司新轉運
 判官宋球乞增差醫學邢慥宜許之御史盛陶乞出鄧綰奏陶資性端謹
 終始如一乞甄擢上目王安石及呂惠卿而笑王珪曰惠卿適改云資性
 頗邪終始如一安石曰綰為國司直其言事如此何止尸素而已上曰鄧
 綰兩制猶之可也如文彥博任遇更重乃舉劉庠屢陳讓論要治此等事
 不可勝治安石曰陛下欺羣臣等須力爭以為害天下事故也羣臣欺
 陛下陛下豈宜容忍上曰無虐執獨而畏高明極難事安石曰天討有罪
 天序有德陛下非有私心奉承天之所為而已何難之有且任之重遇之
 厚則責之允宜厚韓絳曰房杜有小過必朝堂惶恐謝罪安石曰備位大
 臣若有小過夫或在所容如其欺罔即無可容之理上曰如蘇軾輩為朝
 廷所廢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輒稱薦安石曰奉使者稱薦此輩即為
 羣邪所悅羣邪所悅則少謗議少謗議則陛下以為奉使勝其任若正言
 讓論即為羣邪所惡羣邪所惡則多諧想諧想多則陛下安能不疑又奉
 使一路安能無小過夫因其過失上聞考覈有實罪無所逃其罪此所以
 不敢不為邪以充羣邪誣陷也陶壽出為簽書隨州判官陶為隨州簽判

水樂大典卷萬二千五百六

二十

庚子命龍圖閣待制曾孝寬兼權河北
 西路察訪司事沈括出使契丹故也 壬寅睦州司法參軍練亨甫為崇
 文院校書以御史中丞鄧綰雜事張琥薦之知制誥沈括上熙寧奉元
 曆詔進括一官司天監官吏進官賜銀絹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曆至治
 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曆行之監生石道言未經測驗不可用不聽
 至熙寧元年七月望夜將旦月食東方與曆不協迺詔曆官雜候星數更
 造新曆終五年冬日行餘分略具會括提舉司天監言淮南人術朴通曆
 法召朴至五年九月召朴言崇天曆氣後天明天曆朔後天又明天曆朔
 望小餘常多二刻半以上蓋創曆時惟求朔積年數小減過周分使然故
 求日月交食為疎崇天曆以熙寧元年交食視明天為密然但見朔法而
 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與十二月甲辰參較差一寸一分半之以
 日法除得氣後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當也詔朴改造自以已學
 為之視明天曆朔減二刻曆成行之賜朴錢百千至紹聖初又改曆元祐
 六年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於此云行之至今蓋括元祐六年也紹聖
 三年上神宗實錄則二年已用觀入曆矣經聖史官務改元祐獨滿比今
 改至今作至紹聖初又改曆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甲申沈括奏書參考舊

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通流下至此關并自通達軍熟
羊寨導渭河至軍澆田乞募夫開修詔民憲相度始可作陵即募京西江
南陂區以往詔增給雄州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私馬芻豆及七分從緣
邊安撫司請也賜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司勾當官李公義內侍黃懷信
官淤田各十頃賞濟河勞也詔在京酒戶見火三司糶米場錢展限半
年登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官使張方平判水興軍方平乞先官使求
近郡及有是命仍以疾辭詔依舊供職其後上欲用方平為樞密使既批
出至安石將行文書呂忠州留之曰當晚集更議之因私於安石曰安道
入必為吾屬不利異日再進呈其事遂寢司馬光記聞云事在八年五月
今附見方平辭水興後按陳升之以閏四月四日罷樞密使上欲用方平
或足此時未必在五月也史通考詳

權監察御史衷行蔡承禧言省府
寺監鈐院等處舊無句未簿者欲令置簿仍選官每頁分三兩處提轄李
或一月取索點檢如於理可行而故為留滯於文無害而煩為速速或速
引日月而不即了結或自當行違而不與行下以違制科罪詔中書樞密
院取索訪處住滯事取旨後惟三班院稽滯遂劾之詔分秦鳳路正兵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六

十一

二萬二百餘人參以弓箭手寨戶蕃兵二萬四千餘人為四將副都總管
燕達為第一將餘轄康從副之賈昌言為第二將燕河路訓練軍馬王振
副之蔡準備策應燕河仍命達提舉都監白玉馬第三將燕河路蕃漢都
巡檢李師古副之都監劉昌祚為第四將隋州駐泊都監皇甫旦副之從
經略使張詠請也五月四日分環慶四將七月二十八日分涇原五將
甲辰詔雄州進士焦滌與試銜判司主簿或尉以河北東路察訪使曾奉
寬言滌陳邊議可米在試舍人院中等故也詔河北兩屬戶借常平糶
免輸息權發遺環慶路經略使范純仁言舊陝西教弓箭手百姓不許典
買租賃蕃部田土至熙寧編教則不禁臣今體訪環慶州諸城寨屬戶昨
因災傷多以田土典賣與蕃部慮漸典賣與漢人緣熟戶以耕種為業恐
既賣盡田土則無顧戀之心以至逃背作過緩急難以點集乞自今陝西
緣邊屬戶蕃部地止許典與蕃部立契毋得過三年詔地連及國界者用
陝西一路教餘用編教錄光祿寺丞吳承子捐為郊社齋郎以乘通判
太平州出視廣濟圩溺水死故也乙巳諸縣有保甲處已罷戶長壯丁
其并者長罷之以罷耆壯錢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隸保正主承定本
保文字鄉村每主戶十至三十輪保丁一充甲頭主催租稅常平免役錢

一稅一替保內被盜五十日不獲均備賞錢竊盜毋過二千。獲盜毋過五千。貧戶先輸如保內自獲。以役錢代給。凡盜賊闖歐埋火橋道等事。責都副保正。大保長管勾都副保正。視舊者長。大保長視舊壯丁法。未有保甲處編排畢準此。二十三日。上問此。七年十月辛巳。古考。司農言保戶均出賞錢事。上謂王安石曰。既出錢先役。又出賞錢。如何。安石曰。賞錢自來。不因役出。募每戶出錢。一大強盜不過六十。竊盜不得三十。貧之又尤。無所苦也。比舊人情必悅。上曰。利害加天下。極宜審之。安石曰。固應如此。它日上又欲以役錢代賞。且言二百五十家同任責。非是。當令二十五家均出。寧厚無傷。亦所以懲之。安石請如聖旨施行。然不可厚也。此據日錄。乃六月十二日事。今并書。知餘州內殿崇班張克明言。領恩費夷播四州。又新籍蠻人部族不少。語言不通。習俗各異。若一禁以教律治之。恐必致驚擾。乞別為法。下詳定一司。救所請。黔南孫興漢人相犯。論如常法。同類相犯。殺人者。罰錢自五十。傷人折二支。已下。罰自二十。至六十。竊盜視所盜數。罰倍。強盜視所盜數。罰兩倍。其罰錢聽以高產器甲。等物計價。準當從之。中書言。戶房比較陝西鹽鈔利害。及定條約八事。買鈔本錢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價減賤。及高擡糶債。支出實鹽。前日西鹽是

也。故出鈔不可不立限。一也。出鈔雖有限。入中商人。或欲變轉而官不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亦不免賤。兼邊境緩急。即鈔亦有不得已。須至多出。故不可不置場平買。二也。和糶軍糧。出於本路。買鈔錢本。出於朝廷。所買鈔若賣盡。即無所費。若賣不盡。毀抹雖已轉之邊上。乃是朝廷分外資助本路經費。其已毀鈔。當於應剩本路錢物內扣除。三也。舊鈔因官失買。致價錢已為商人中。糧虧官即不妨。市易司用市價買。四也。若止令市易司減價買。而不置場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席。所入糧少。且其平。即是暗損鹽價。若官減價買盡。固無所害。緣官立買。且商旅輒增之。自難買盡。近日買鈔是也。官買其一。私買其九。則是所折鹽價。商旅十取其九。而官纔收其一也。故不可以依價買鈔之故。輒廢實價買鈔之法。五也。買鈔場。既以實價買盡。即他州軍緩急。有減價賣所減亦不多。前日東南鹽是也。市易司雖買以市直所贏不多。徒長虛擡之弊。故新鈔不須買。六也。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雖計一歲賣鹽二百二十萬緡。然河自有鹽井。用解鹽絕少。鹽禁雖嚴。必不能頓增五六十萬緡。恐所在積鹽數多。未可便為民間用。鹽實數昨雖立定三百萬額。緣分定逐路。及各有封格。數止為熙河費用。未定兼今。又有交子。即於實賣鹽數外。不須立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五〇六

數若所在渴鹽自可令市易司買鈔場依商人例以鈔請鹽自責縱不如
此商人亦必於官場買鈔即所在不至闕鹽為私鹽所侵七也。西鈔夫買
致有虛桂之弊近官以賤價買民亦以賤價買令永興買鈔場若一舉收
買乃是費用實錢買民賤價蓄買之鈔所買新鈔却致闕錢當令裁日收
買兩路實鹽二百二十萬又增熙河一路若止與百八十萬鈔即自支
費不足若兼支舊鈔即與出鈔何異然以加擡脚費不如止以需用鈔數
立額却置場賣鈔飛錢為使八也。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立二百二十萬
緡為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緡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緡內熙河
路五十三萬七千緡選官監永興軍買鈔場歲支轉運司折二銅錢十萬
緡買西鹽鈔錢有餘封括聽旨依在京市易務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
民間鈔數稍多所買鈔難變易大書不用字送解池對元納遞煤錢抹於
在京當應剽逐路錢物數折除自今年五月十五日後鈔本場買十四日
以前鈔聽市易司以市價買從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兩鹽在陝西
者為西鹽若禁地則為東鹽其詳具天聖八年十月。食貨志。八十年書奏。
戶房較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曰買鈔錢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
鈔賤而雜費故出鈔當有限一也。雖限出鈔商人欲易錢而官不為買乃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六

二十三

為兼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患。鈔未允多出故當置場平買二也。和
雜軍糧出於本路買鈔錢出於朝廷鈔賣不盡則毀之而錢數轉之並邊。
當勿計於本路常費三也。舊鈔因火買而毀商人已私其利市易司當以
市價買之四也。市易司減價買而官場不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席。
所入極當其平則陰推鹽價令官減價以買商故輒增之買不得盡則官
買其一私買其九故實價買鈔不可廢五也。既以實價買盡則他郡雖缺
急自不得多減市易司雖買以市直而利薄徒長虛估之弊可毋買新鈔
六也。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雖歲增額為二百二十萬緡而
熙河有鹽井不賴解鹽安能頓補新額恐民間稅多積債安能實用此數
謂實賣鹽數外可毋過立數若須鹽者當令市易司以鈔請鹽賣之而商
人亦且買鈔於有司私鹽未能問其乏七也。近官以賤價買鈔民價亦賤
今水興買鈔場若槩買之則是費實錢而買民賤蓄之鈔而市新鈔之直
反有虧焉既增熙河之用則百八十萬不給當定買兩路實鹽二百二
十萬以當用鈔數立額置場賣鈔飛錢為使八也。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
立一百二十萬緡為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緡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
千內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

西監跡又用市易務餘請法其人所鈔變易或民間鈔多而帶此說解也
 毀之詔從其請至大刑修實錄或只用正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李
 中師卒至安石言中師悉心奉公畏法勤事雖見識不高然近臣如此者
 至少謂宜賙之加等上以為然此據十七日日錄不知如何時中師也
 上論唐太宗能受人犯顏諫爭王安石曰陛下亦能受人臣犯顏諫爭此
 臣所以敢言不然則臣豈敢忘明哲保身之義唐太宗行義至不修陛下
 修身乃與堯舜無異然陛下不能使羣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
 不如唐太宗故也如程昉盡力於河北與萬三十貫修橋乃用此錢修橋
 了更修廨宇營房置即日掠房錢捌佰文又置木植三萬七千貫所開開
 河四處除津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
 功未有及此以法論之十頃合轉一官即昉雖轉四十餘官可也乃并數
 處功與轉一官又合與韓宗師同放罪只此一事於却田四十頃出却田
 二萬餘頃却以無罪合與韓宗師同放罪陛下放宗師罪已是屈法又更
 抑程昉此是何政事臣恐非但今日天下非之書之簡策臣恐後世有以
 議聖德呂惠卿曰當時早是與程昉轉得一官只為盛陶強彈奏不已安
 石曰程昉有如此合轉四十餘官只得一官更枉令放罪盛陶前後欺罔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五百六

二十四

非一迹狀分明乃合與堂除差違不知聖心思此事以為允當否陛下常
 以為欺罔事難得分明分明即可行法如陶前後欺罔竊料聖鑑洞照萬
 物之情必亦不以盛陶欺罔為不分明上又曰臺官只有罪絀無實近日
 都無人可作安石曰正論則懼見猜嫌邪說又中書須爭曲直陛下亦未
 必從此所以難也不知唐太宗時人亦怕作言事官否問四月八日盛陶
 乞出可考韓宗師論程昉在七十五正月本丙午詔自今知諫院合綴兩
 省班時同知諫院范百祿綴兩省班御史臺止之百祿上言諫其政必在
 其位今之修起居注行起居舍人起居郎之事直舍人院行中書舍人之
 事同知諫院行司諫正言之事本朝兩省官不必正負苟行其事必立其
 班所以明職分而勵官守也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明綴小兩省同知諫
 院則絀而不與望詔有司裁為定式故有是詔丁未詔先帝潛邸漸營
 一寺歲給度牒三百為土木之費候七年取旨罷給賜大埋寺丞歐陽發
 進士出身發備之子以三司使章惇為其有史學乞持加獎擢真之文館
 故有是命上因問惇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冊其文辭多
 不合義理上曰責以義理則修止於如此每卷後論說皆稱嗚呼是事事
 皆可嗟歎也新本自上因問修以下並刪去詔罷太原等監依罷河南

河北監牧指揮應河東河應監牧令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河
北監牧令都大提舉黃御河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專切了當。日差
確同昉發罷七年二月四日廢。今平九月二十五日當并考。知
河州集賢校理鮮于師中言州界有可興水利處至多。乞專委推鈴轄引
進副使李浩審度興修。從之。戊申詔京西路募教閔忠果十指揮各以
五百人為額。鄧州各三指揮。又詔武臣已有試換文資法。自今不許
臣僚舉換。中書上解鹽通商地分縣鎮寨城條約。詔頒之。詔五路緣
邊通判委中書不拘資序選差。已酉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
請給行移視諸路提舉常平官。五月十一日相度占地淤田。司馬光乞開
舊制河南河北。皆復以兩。秦鳳以來。皆食解鹽。益律利幾四路。皆食并鹽。
河東食上鹽。自介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推。熙寧中。市易
司始推。開封曹復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利益并益。依官
無解鹽。即聽自賣。九年有發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推河中。陝解同華五州
官自賣。益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為多少
之差。有責賣私鹽。聽人告計。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之不盡
留經商。董同私益法。於是民間騷然。益鈔舊法。每斤六錢。至是二路有餘。
商不入來。連儲大備。朝廷疑之。乃詔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
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與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解附介商。意言景
溫法可行。今不可改。不敢直言其非。雖不能奪公弼。而更為剗稱。據景
溫中官賣鹽。歲獲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大七利。再取旨。上復令公弼議
之。公弼條陳實無利。於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賣鹽。獨留濮等數
州。行景溫法。益利賣解鹽。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沈括對語云。可考。按司
馬記開考。按有不合處。按景溫以八年四月提舉賣鹽。非九年也。官賣鹽
據九年二月十七日。并四月二十八日申請。不但河中陝解同華五州也。
沈括以八年十月為三司使。十年七月罷。王安石以八年二月公未復相。
九年十月丙午罷。自九年十月至八年二月。並不見罷開封諸縣及河中
等處賣鹽。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書但請將唐鄆等二十處通商。其河中
陝同華等州。府界諸縣。仍官賣鹽。至十年三月十六日。乃許府界十一縣。
河中陝同華界河陽六州府通商。時安石已罷相。實錄會要亦不載緣皮
公弼建議也。史須詳究之。若益利解鹽。不許通商。明始於劉佐。事在九年
四月。周尹已罷官。運解鹽通兩路。監禁在九年十一月。御史陳睦言方
歲夏時。願嚴牧諸道監司。分行郡邑。察究獄。決繫囚。吏不足使治獄。與輒

苛禁亡罪侵害善良。即按劾之。詔武臣送郡刺史以上。管歷五路路分。鈐轄。不因體量。并有戰功。曾經轉資。歷路分都監以上。差違。不以官資聽。陳乞外官觀。是日韓琦奏。倚閣預買。細絹。賒買。借貸。斛斗。倚閣。稅。今雖或七分熟。或三分熟。須五七年。拖帶送納。王安石謂韓絳。此不可行。絳曰。民納不得。須着寬恤。及進呈。安石曰。近歲以來。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百姓。為事。以希向朝廷。指倉庫不足。則連乞朝廷。應副。如預買。細絹。自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閣。朝廷因亦從之。若言災傷。即祖宗以來。豈是都不曾值災傷。又賒賣銀絹。本因配買。傷民。遂令供抵。當情。願賒買。韓琦執政十餘年。固嘗值災傷。不知曾倚閣預買否。不知曾配賣銀絹。否。向時配賣一戶。或陪錢數百貫。無災傷。倚閣。指揮。今來取人情。願賒買。不知如何。却須要五七年。拖帶送納。上欲下監司。體量相度。安石曰。近歲監司。惟以媚民為事。却不斟酌。有無。河北西路監司。乃李稷。其審禮。韓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閣預買。其審禮。韓宗道。亦必不肯違俗。但恐其過為寬貸。以媚民。今方鎮。意必不肯以用度不足。故急民也。且寬恤百姓。固是美名。好事人。臣優為之。然如近歲。上下大小。爭以此為事。無復屯其膏者。恐國用不繼。緩急。却不免刻剝百姓。爾如去年。體量放稅。所失至多。但畏僥

倖。何名寬恤。昔蘇秦說齊。厚葬。以明孝。高宮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齊今方鎮。用心有如此者。陛下豈宜不察。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荐饑。乃其所願也。前訪以此事。乃云。須改畫前所為。契丹自然無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答寵納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嘗對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因稱郭子儀事。代宗以為忠順。此反據。王安石曰。雖論。韓琦所處。當是託詞。如陳瓘所言也。今其載之。是誤考詳。四月十七日。安石已論放稅。事斥馮京。可參照。庚戌。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竇文閣。待制。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知瀛州。承之辭不行。尋命為同羣牧使。判兵部。糾察在京刑獄。承之改命。乃五月一日。今并書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仍知延州。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復自延州。為都檢正。蔡承禧云。云可考。詔諸路。近河北州縣。令民輸稅于河北。以足定州軍儲。其借過稅數。令市易司。於本路。糴還。初。市易司言。被音。糴定州軍儲數。穀價以故增長。乞移大名。澶州。輔郡。夏秋。苗稅。往彼。以便般糶。既下。開封府。京東西路。問地理。遠近。未報。而上。批。三月。中。市易司奏。乞移大名。澶州。輔郡。夏秋。苗稅。與本司。見糶。糶。免換。往逐處。封糶。以便般糶。及免併買。價高。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五〇六

之患。至今並不與指揮。可檢元劄子進呈。於是中書計移近河北州縣稅數。可得十萬餘石。遂從其請。九月十二日。呂希哲謂呂嘉問不能辦此。可奉寺。上批詔定州路。自春未至今。闕雨夏秋。穀麥無望。其令知定州薛向躬禱北嶽。壬子召輔臣觀麥于後苑。修廢營六。為馬軍教場。蘇殿前馬軍司。詔開永興等路亢旱。其令轉運司訪名山靈祠。委長吏精禱。知岷州張守約請於古城西五里築岷州城。詔聽旨。與子尋下高遵裕相度。遵裕請於萬城西白草平。建築城圍二千步。從之。賜石羽林軍大將軍考州團練使世居死。翰林祇候劉育陵。遲處死。試將作監上簿張時。樓新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編管大理評事王肇。追兩官勒停。知瀛州祠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劉瑾。落職知明州。前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閔興知州。世居子孫貸死。除右落籍。隸開封府官舍監。鑲給衣食。妻女子姊妹女。並度為禁寺尼。兄弟並追兩官勒停。伯叔兄弟之子。追一官停冬。劉育妻子。分配廣南為軍。負奴婢。塚墳父母妻決杖。廣南編管。太宗正司宗旦等。劾罪以聞。世居并子。令少令嘗。若去世字。令字孫五歲以上。聽所主母若乳母監錄處鞠養。及五歲以上。取育差御史臺推直官。監世居至普安院。緘殺之。中使馮宗道視瘞。理世居育靖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六

二十七

並坐與李逢年結謀不軌。虎以星辰行度圖與世居。士寧收斂龍刀。及與世居飲。甫謹與世居簡往還。輩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皆持斷也。徐革五月十七日。乃斷。先是范百祿言徐禧論滕甫事過當。上謂王安石。滕甫不合移鄧州。甫元無罪。因禧有言。故移。安石曰。甫移鄧州。臣尚未至。不與此議。然甫姦惡小人。陛下若廢棄之。於田里。乃是陟降。上合帝心。今安撫一路。而妻弟謀反於部中。豈得無不覺察罪。且因妻弟反。獄在其部中。移與別路。安撫有何所苦。於公議。有何不允。上曰。若明其平生罪狀。廢放可也。不當因此事害之。安石曰。移鄧州。安撫。甫何事。上又言。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安石曰。此固然。但恐以非道為道。以道為非道。即錯處置事矣。翼日王珪。呂惠卿。進呈滕甫乃徐禧未言以前。上令移之。上又言。劉瑾與世居往還書簡。比甫更多。有不容居內之語。安石曰。不容居內。是何意。不知謂陛下不能容。或謂執政不能容。或謂簡汰不容。皆不可知。亦未可深罪瑾也。上曰。然。要不可令作帥。聞說瑾甚懼朝廷放棄。安石曰。宗室如此事。近世未有。瑾自宜恐懼。呂惠卿又言。王革與韓絳親戚。取下狀三日不奏。王珪點檢方奏。元狀甚疑於知情。後勘得乃無罪。若使革與臣及王安石親戚。三日取下狀不奏。因王珪點檢

方奏即大涉嫌疑也。上曰：華情不佳。安石曰：華情亦無其可惡。上曰：華見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反勸命焚毀文書。安石曰：杜漸貽漢中王，始詩云：虬鬚似太宗，與此何異。今燒毀文書，文書若燒毀，即於法無罪。既與之交游，勸命避法禁，亦有何罪。罪止是不合入官邸耳。上問：處置世居事。安石曰：世居當行法，其妻及男女宜寬貸，除屬籍可也。今此一事，既重責監司，厚購告者，恐開後人誣告干賞，官司避罪，將有枉被禍者。願陛下自此深加省察，方令風俗不悖枉殺人命，陷人家族，以自營者甚衆。上曰：事誠不可偏重也。及是，斷獄如安石議。士寧初議，先真決，韓絳力爭之，遂依法。韓絳乃甲，據二十一日日錄。嘉王頗以嘗奉劉育，本府醫藥，祇應待罪。詔答曰：執役賤工，取其方術，非緣觀行之舉，焉累知人之明。藥煩抗章，至自分谷，可趨奉朝請如故。癸丑，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張諤兼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議用諤代李承之，韓絳以為不可。曰：諤與承之不足，遂沮其以田募後事。王安石曰：以田募後，不使臣自江寧以書與呂惠卿言之，不敢深言利害者，以在外不敢極論朝政得失故也。不任事者，既以形迹不敢極言在職者，又以爭之為罪。即天下事，何以得正理。絳欲用沈括。安石曰：沈括亦自與李承之有隙，如何可用。上曰：盍用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五百六

呂嘉問。絳曰：嘉問亦資淺。安石曰：嘉問固無不可。然張諤豈可以與李承之不足，遂廢不用。陛下向欲以田募後，臣再論奏，以為不便，亦嘗與檢正思量，恐更有理。臣見得不盡，承之所知也。承之建議，以希合聖意，不顧利害之實。張諤亦知聖旨欲如此，而力爭。此正陛下所宜獎用。上曰：此非李承之獨言。曾孝寬深以為善。惠卿曰：臣初亦以為善，及行之，乃見其不便。而承之兩月連行，遠下州縣，催促施行。又令分析，因何住滯。兩月內，方行。遠尚未到，便令分析住滯。臣乃疑其有意，絳又言諤與承之有隙，承之必以為諤傾擠。上亦以為論事或出於好，已勝未必皆忠。安石曰：若據理言事，乃疑其好勝。即須達理以從衆。不知於陛下何利。文王陟降，庭止恐降如此。非所謂直。上乃令用諤。安石又請除諤直舍人院，上令且檢例。惠卿又言：馮京允惡諤。安石曰：聞京惡諤，以其正曾布罪故也。絳又言：諤無異衆人。且非端士。安石曰：與李承之爭募後事，又正曾布罪，二事皆違衆從理。即不見諤非端士。冀日絳又言：諤資淺，又無勞勩。陛下嘗言用曾布驟，故終反覆。安石曰：用曾布驟，恐非朝廷之失。方以人望人，誠無易之。又不見其罪。如何不使及其作姦。自當辨曲直行法而已。自來任用，何可追改。候命布實有勞能，而未有罪。臣等豈可奏論以為布恐將來為邪不

可進用。陛下亦豈有以無狀之罪聽臣等而廢布。惟當求見勞而賞。果見惡而誅耳。如張栻異時有顯罪。臣與絳等自當奏治。如今無罪。即不可廢。絳又言。向宗儒等資深於諤。安石曰。修式獨諤了却。陛下亦必知其吏文精密。其臨職事。又有爭議。不避執政。此所以宜進用。在衆人先也。絳言。都檢正但不奏事。與執政無異。惠卿言。李承之對臣等極不樂作。帥以此也。兼以臣自都檢正執政。故人以此檢正爲要路。上曰。拔擢自繁朝廷。如王雱自說書。作待制。以自待。雱別他人說書。豈可便要作待制。大理寺言。洪州斷百姓周汝熊。應坐徒而決杖。汝熊餘罪會恩。先官吏失出徒罪。當劾中書堂後官劉來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議曰。因罪人致罪。請保證不實之類。洪州官吏因推罪人。以致失出之罪。自合從原。緣法寺斷例。官司出入人罪。不用因罪人。以致罪之法。乞自令官司失出。許用此法。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即是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因罪人致罪之法。其失出人罪。宜如家議。從之。詔緣邊主兵武臣。遭父母喪。法不許解官。而喪須歸葬者。聽差廂軍送至葬所。視迎送數減。老母過百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倉司請於乞丐及流民中。視餘羸老幼疾病者。廉給。盡六月。從之。甲寅。命。中書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張

言廢罷者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中。罷者戶失壯丁。在十四日。編寫進令。丁二十四日。皆得後不知如何行違。此據御史。又詔京西兩路轉運司。剽刷財賦。羨餘。乘時糶殺之。可蓄者對格。又詔開真定府界。早甚其令。孫國親。壽石山靈祠。乙卯。分遣輔臣。禱雨。詔西南蕃五姓蠻。聽五年一入貢。不願至京聽。就邕宜州輸貢物。給恩賞。館券。回賜錢物等。遣之時。廣南西路經略司。言西南蕃。龍羅方石張姓五族蕃部。或四年或五年七年一入貢。五蕃共遣九百六十人。張蕃七十人。出邕州路。龍羅方石等蕃。八百九十人。出宜州路。所貢惟糧馬。未砂。往來館券。供給。并到闕。見辭。賜錢絹衫帶馬錢二萬四千餘緡。而他費不在此。體訪五蕃往來萬里。頗憚艱苦。若令止宜邕州。賜以錢物。可免公私勞擾。且便遠人。故有是詔。又詔知定州薛向。具民兵可用。出戰人數以聞。丁巳。岐王勣。嘉王願。言蒙遣中使。賜臣等方圍玉帶各一條。準開門告報。已著為朝儀。臣等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不許。上命工琢玉帶。以賜勣等。勣等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玉魚賜之。上嘗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勣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詳于神宗。神宗曰。神宗一日。在內禁。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勣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六

三十

易。神宗色精不悅。詔昨南郊赦書。天下祠廟祈禱。有應者。當議加禮命。諸路已奏到。而至今尚未封崇。令禮院速詳定以聞。其後三十餘所。並增爵秩。五月末三廟。六月二十九日。三十廟。並加禮命。今并書之。權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言近制。檢正官至。負外郎計奏薦緣。檢正官止。是差。違免行條例。無不計資序。奏薦者。乞於奏薦條。刪去檢正官。詔檢正官將負外郎。通判以上。資序者。詳奏薦。五月十八日。詳奏乞罷相。與此合相。冬。戊午。軍器監請。選差內外禁軍。廂軍。或諸司役兵。造軍器。上批。外處禁軍。舊不抽赴京。造作。遂詔。開封府界。及諸路禁軍。不差餘從之。杭州言鹽官縣。自三月至是月。地產物如珠。可造飯水產菜。如菌。可為蔬。飢民賴以充食。置河南府河清縣錢監。廢秦州定邊綏遠二寨。為鎮。隴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六